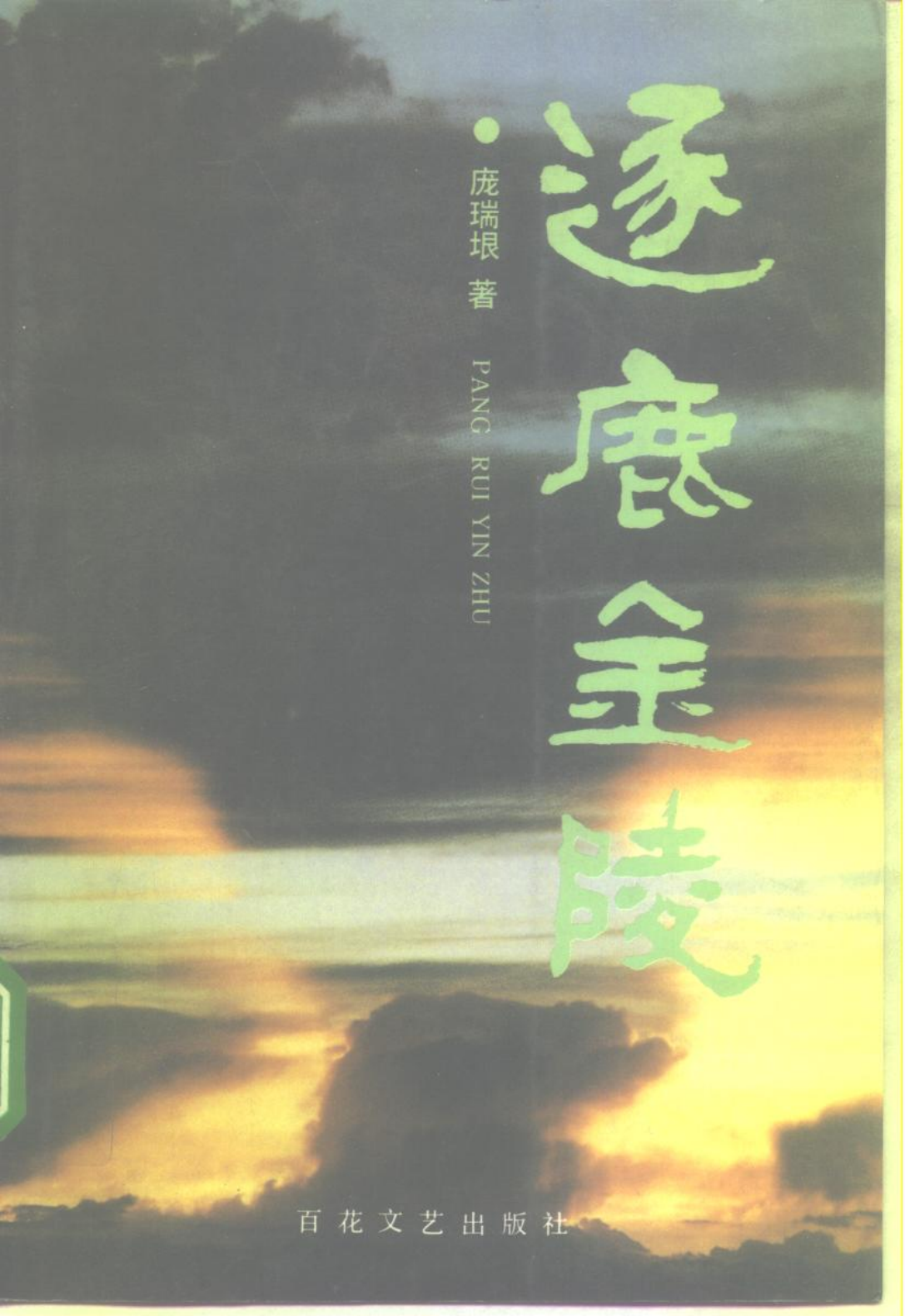




逐鹿金陵

● 庞瑞垠 著

PANG RUI YIN ZHU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I247.53
21

90406



200094959

逐鹿金陵

● 庞瑞垠 著

〔津〕新登字(90)002 号

逐鹿金陵

庞瑞垠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(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)

天津市房地产管理局印刷所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21 插页 2 字数 470000

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

ISBN 7-5306-1719-2/I·1527

定价:16.60 元

内 容 提 要

1946年，乍晴乍阴，风潇云诡。

围绕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的命运和前途，国民党、共产党和美国三方折冲樽俎，纵横捭阖。谈判桌上，唇枪舌剑；谈判桌外，烽烟四起。蒋介石、陈布雷、周恩来、董必武、马歇尔、司徒雷登，等等，都被卷进了角逐的漩涡，成为这幕变幻莫测、惊心动魄的悲剧的中心人物，生、旦、净、末、丑，各展其能，一现本色。

作者源于历史，又不囿于历史，精心结构了这部反映国共谈判的长篇小说。作品纵深广阔，情节跌宕起伏、细节真实可信，语言洗炼流畅，突破了同类题材创作的窠臼，是一部难得的力作。

作者文学小传

庞瑞垠,1939年1月11日出生于江苏江宁。1957年发表处女作。1964年大学文学系毕业。1980年从事专业创作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一级作家、“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”。

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《故都三部曲》(《危城》、《寒星》、《落日》)等七部;短篇小说《东平之死》;报告文学《沉沦女》等,逾四百万字。

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的中国，风谲云诡，狼烟四起。国共谈判的最终破裂，导致了这块古老土地上空前的流血大动荡……

我走进这段历史，又走了出来。我不想复原一幅足够精确的过去的图景，而仅想将某些震撼历史进程的事件和几个跻身于那些为数不多的，能搬演人类历史场面的人物，以小说手法，奉献给读者。

——作者手记

上

卷

雾，白蒙蒙的，风展绡纱一般无声无息地弥漫开来，渐渐地，嘉陵江、珊瑚坝、枇杷山……以至整座山城纵横交错、高高低低的街巷都笼罩在雾霭之中。转瞬，大雾由淡变浓，凝脂似的，像是再也化不开，但市井驳杂的喧嚣或远或近，依然可闻，只是不辨踪影；几多神秘，几多诱惑，几多难解的谜，也就蕴含在这隐而不露中了。

亭午，太阳像一面久经剥蚀的铜镜，慢悠悠地晃着影儿。又隔了个把钟头，这才把它辉煌的光焰洒遍大地，稀释了浓雾，展现了蓝天，一切又恢复了生机，充满了活力。

这时，在白市驿机场通往市区的公路上，一辆黑色道奇轿车疾驰着，飞扬的尘埃在车后曳出一条长长的尾巴。车内，除了司机，还有一位男子，约摸三十多岁，着一身咖啡色西服，系一条蓝底儿白色竖条领带，脸盘清秀，线条豁然，高耸的鼻梁上架一副金丝眼镜，全然是欧化绅士的模样。这便是美国驻华新闻处的威廉·吴。他原名吴灏，战前毕业于燕京大学，后由国家公派去哈

佛大学留学，获博士学位后在美国联邦新闻公司干过一阵，接着又服务于《纽约时报》，常用威廉·吴这个名字，在该报上发表一些有关战时中国的评论，为美国外交界所瞩目。费正清主持美国驻华新闻处后，遂将他延揽入帙。

威廉·吴的这段经历，使他跟如今中国政坛的一些人物都有交往。他们之中有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及其秘书傅泾波，燕京学长、蒋介石的秘书沈昌焕，燕京同窗、周恩来的秘书龚澎，而且，都获得他们的好感。自然，通过这层关系，他对蒋介石、周恩来也并不陌生。至于美方，他跟乔治·马歇尔的秘书沃伦乃是知交。可以说，这是个特殊人物。但他牵连到的方方面面的复杂的人际关系，外人并不完全清楚。

半个月前，威廉·吴飞赴北平，拟就美国驻华海军陆战队的境况作一调查，而后北上沈阳，考察南满国共磨擦真相，并借此机会会一会表妹夫郭宗汉。郭随新一军北上，接收满洲，是位上校军官。但二月末的最后几天，北平发生了一系列异常事件，而南满又战事频仍，他仅在沈阳待了一天，跟郭宗汉联系不上，只得快快而归。途中，在南京为物色驻华新闻处办公新址，又耽搁了几天，接着便是重庆连日大雾，不得不延期于今日雾散后抵渝。

此刻，他不时透过轿车窗口，眺望着远近的山峦、田畴和村舍，料峭的寒风摇曳着沿途旷野里一簇簇凤尾竹和光秃秃的刺槐，视线内几乎不见人影。久旱不雨，冬小麦稀稀落落，低矮的麦苗，怯生生地由着寒风摆布……

威廉·吴原以为从冰冻的北国返回南方，能感受到一点春的气息，结果令他失望。他取下眼镜、揉了揉眼，旋又微微闭上，什么也不看，甚至什么也不想。可是，到了重庆，他却不能不见舒

菲。舒菲是他的表妹，郭宗汉的妻子。鉴于郭多日没有信来，她放心不下，焦虑不安，在他北上之前，特地嘱托他到了沈阳之后设法见一见郭，可是，事与愿违，他没什么好消息带给表妹。这样，他的心情变得尤为急切，他要解释，要劝慰。

回到新闻处，未及详谈，费正清告诉他，沃伦来过电话，让他一回来即去牛角沱 19 号，说是马歇尔召见。他看了看手表，已是午后四点，他想起跟舒菲的会面，有些犹豫。

“事情很急吗？”他的目光投向费正清那清瘦的面孔。

“很急，将军想知道有关北平海军陆战队的的第一手资料。”

“那……”威廉·吴双手一摊笑道，“好吧，我去。”说完，他一瞥身旁的电话，想告诉舒菲一声，但一想将军跟他谈话拿不准要多少时间，索性等这事了结再说。

他钻进轿车赶往马歇尔总部，正巧在门口遇上沃伦，他边打招呼边往里边走。

“等等，”沃伦将他引进值班室，“将军正在生气……”

“因我来迟了？”

“不，是一副老花眼镜跌碎了，由此引起了他的思乡之情，嘴里不停地叨念着詹姆斯·W·鲍德尔的名字。”

“鲍德尔？”

“忘了？鲍德尔军士啊，将军的随从、司机、心腹兼顾问，是将军最信赖的人。整个二战期间掌管将军的制服、行李、秘密文件及安排出差期间的约会，不论白天黑夜，他都随侍在侧，是将军唯一不可须臾离开的人，”沃伦说了一通，“而这次偏偏没跟他来华。”

“没想到鲍德尔对将军是如此重要，”威廉·吴说，“可这与眼镜又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将军从不去配眼镜，而只愿从出售便宜货的华盛顿伍尔沃斯商场购买，一次买上半打 18 号的老花眼镜，这总是鲍德尔一手操办的。”

“噢，鲍德尔……”

“记住，在将军面前若谈到鲍德尔，一定要说鲍德尔军士，这‘军士’二字几乎是‘将军’一词的同义语，甚至更重要，明白吗？”

“干嘛要这样？”

“非这样不行。”沃伦捏着拳头坚决地示意道，“据说二战时，有一次巴顿当着马歇尔将军的面直呼鲍德尔，你猜怎么着，将军的脸倏然像落了一层霜，以至连巴顿这样的四星上将对鲍德尔也甚是敬重。”

“真是非同寻常的关系。”威廉·吴笑道，“但愿我不要在这事上触霉头，那么，现在，我可以去见将军了吧？”

“我去通报一声。”

威廉·吴进入客厅向马歇尔致意，马歇尔的目光透过镜片上端向他睨了一眼。

“说说北平最近几天发生的事吧！”马歇尔开门见山，不带任何客套，也没有居高临下的意味。

“情况的确比较严重，”威廉·吴正襟危坐，“我抵平次日，有所谓‘冀省难民还乡请愿团’到设在协和医院的军调处执行部示威、捣乱。据悉，军统北平站与市警察局刑警大队参与了组织和鼓动。当时，白鲁德^①少将和我都在场，看得很清楚。这些难民狂呼口号，冲入办公室抢劫文件，而警察却袖手旁观，以至发展到砸毁门窗、椅柜和办公桌，而且，另有一些人去翠明庄中共人

^① 白鲁德：军调处执行部美方参谋长。

员宿舍滋扰……”

“这样看来，周恩来虔诚的警告并非毫无根据了？”马歇尔自言自语，“你见到郑介民^①将军了吗？”

“见过。”

“郑将军又是如何解释的？”

“他说，请愿乃民意，政府不便做有违民意的事，自然也不好干预。”

“郑将军这种立场比事件本身更严重。”

“问题也不单在政府当局，据郑将军称，共军在堰城曾击毙军调处一名国方人员，并说此类事件时有发生。”

“中共不是声明指为诽谤吗？”马歇尔掩鼻打了个喷嚏，近日他染上了流感，说话瓮声瓮气的。“这些原本都是细枝末节的事，但又不是孤立的，国共双方根深蒂固的隔阂、猜疑和仇恨，常常因这样具体的小事而火上加油。政协决议通过了，停战令也发布了。现在，整军方案的签字已到了关键时刻。我不明白，蒋主席怎么能容忍他的部下去干这般愚蠢的事？”他略一思忖，“自然，这毕竟是枝节问题，它不至于影响中国走向和平、民主的进程，我们使团的人，我，沃伦，还有你威廉·吴，每一个在华的美国人，都有责任帮助中国赶上战后世界前进的步伐。”说到这里，他怅然若失的朴克型脸上，忽又濡上了微微的红晕。

毕竟是一名伟大的军人，总是从宏观角度来观察、统驭事物。威廉·吴这样想，内心充满着对马歇尔的敬意。

“威廉·吴，”马歇尔猛然又想起什么似的，“你见到我们陆战队的那些可爱的小伙子们了吗？”

^① 郑介民，军调处执行部国民政府方面首席代表。

“我从北平、天津，直到秦皇岛，专门跑了一趟。”威廉·吴说着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材料，“这是我写的报告，将军阅后便明白了。”

“不，”马歇尔将材料搁置一旁，“我现在就想知道。”

“应当说，官兵们的生活相当艰苦，食物既少又不卫生，饮水不洁，喝不到啤酒、葡萄酒和无酒精饮料。解渴的唯一办法是饮茶，但不是每一个人都习惯的。”威廉·吴作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，“至于住宿条件更是糟糕之至，细菌滋生，缺医少药，没有单元式住房，更谈不上室内的卫生设备……”

“天啦——”马歇尔闭目叹息，“为了中国的统一和远东的和平，我们优秀的军人，作出了多大的牺牲！国民政府无力解决，而共产党人却对美军驻华时有诋毁，这……”他站起身以手击掌，“等整军方案签订，我即返美，我不能看着我们的军人如此窘困地履行自己的义务，我必须改善他们的待遇，必须……”

正说到这儿，沃伦走了进来。他朝威廉·吴点了点头，便在一侧的椅子上坐下。显然，他有事要与将军相商。威廉·吴觉得要讲的也差不多了，他这种身份的人，只提供对事物的观察印象，至于判断、决策、付诸行动，那不属他的事。他见马歇尔转身走到窗口，满脸沉郁，一言不发，知道自己该走了，遂告辞。他庆幸马歇尔一次也未提到那位鲍德尔军士，或许将军的气已消了，但就这，他对将军的了解像是又深了一层。

二

夜里总睡不沉，这现象已持续了几天，加上流感的纠缠，马歇尔精神萎顿、浑身乏力。房间里有暖气，时间刚过午夜，他下了

床，穿着淡黄色的睡袍，趿着薄呢拖鞋，在铺着波斯地毯的房间里来回走动。诚然，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的签字是个进展，但谈判进行得相当艰苦。比较而言，整军方案涉及到国共双方军队的数目和驻地，谈判更是磨破了嘴皮。仇恨，支配着国共双方，而且这仇恨带有东方人深刻的哲学底蕴，是那样地顽固，总在一些细节上争执不休，相互寻找借口攻讦，而他却往往夹在当中，两头受气。夫人凯瑟琳常有信来，总不放心他的身体。天各一方，思念绵长。他又何尝不是如此？写字台一角就立着镶有凯瑟琳照片的镜框，他不由得把目光移过去，嘴角掠过一丝苦涩的笑。他知道，凯瑟琳对他这次出使中国心中颇不痛快。这怎么说呢？能怪她吗？不。

那天，他们已远离华盛顿，回到弗吉尼亚州的多多纳庄园，一座旧殖民地时代的宅第，真正的世外桃源，以享受退休后宁静的晚年生活。

几天前，杜鲁门总统颁给他一枚军人最高荣誉橡叶簇奖章，他将其放进一只手提箱内，而凯瑟琳忙了一阵，此刻正心满意足地站在落地钢窗前，凝望着从平台伸展开去的大片花圃和初冬依然娇艳的花卉。这时，总统忽然打来电话，让他出使中国，他颇觉诧异。谁不知道他穿了一辈子军装，经历过一战、二战，对战争他已感到厌倦，他不想再卷进去，一天也不要。可是，正因为厌倦战争，他才不愿看到世界上还有战争，而中国，可说是现今世界上唯一有战争的地方了。为这，他先后推荐了史迪威和赫尔利参与调解国共间的纷争，以防内战的发生。可是，史迪威却跟蒋介石处处闹别扭，蔑视这位中国最有实权的抗战领袖，以至最后被蒋撵走。而赫尔利似乎走到另一极端，处处趋奉蒋介石，对共产党人有一种不可克服的偏见，这就导致国共裂痕不断扩大，而且

使中共严重怀疑美国的对华政策的变动并予抨击。抗战虽然胜利了，但灾难性的内战正在中国蔓延，一个战乱的中国，必将威胁到远东的和平。而如果在内战中，国共力量的消长变得于中共有利，那么，势必符合苏俄的战略利益，这就不单单是中国的内争了。美国岂能袖手旁观？这种地缘政治的走向，一直在他头脑里盘旋。总统在电话中并没有解释这一切，似乎对他用不着任何解释，总统只要他回答行还是不行。

宁静的乡居生活是他所向往的，凯瑟琳更是急切，何况，他对国家的贡献已载入史册，他还追慕什么呢？他什么也不要了，只要一份宁静颐养天年。但是，他是一名军人，总统是三军统帅，现在，总统召唤他，国家需要他，他有什么好说呢，唯有答应。

他在作出承诺之前未与凯瑟琳商量，作出承诺之后也没及时告诉凯瑟琳。当他把话机放下，正好凯瑟琳已转身打开床头柜上的收音机，蓦然传来国家电台女播音员的声音。那是一条特别公报，白宫宣布：陆军五星上将乔治·马歇尔将作为杜鲁门总统的特使前往中国。

凯瑟琳先是一愣，倏又一瞬不瞬地盯住他。落日已经西沉，看不清她脸上的神情，只听她忧伤甚或凄侧地说道：“哦，乔治，你怎么能那样呢？”

他赶忙走过去，揽着她颤栗的肩头，想安慰她几句。

“不要说了，原来你并不想回到乡间，你还眷恋着政坛。”

“不，不是这样，”马歇尔申辩着，“可我是一名军人，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，几十年来我一直这样要求我的部下，现在轮到我了，我不能是个例外……”

“可你现在已经不穿军装了。”

“但国家需要我，何况，是总统亲自打来电话，我能拒绝吗？”

“哦，天哪！”凯瑟琳回到沙发上，声音哽噎，“你怎么都不问我一声？”

“凯瑟琳，凯瑟琳，”马歇尔慌迫地走过去，“我看你正在观赏花圃，我不想让你扫兴。”

“你根本就不把我当一回事，”凯瑟琳火冒三丈，“你为这个国家做得还不够吗？可这个国家又怎样对待你的呢？为个珍珠港事件，国会一次次调查，不，那不是调查，是传讯，是审问……”

“凯瑟琳，没有那么严重，”马歇尔深邃的蓝眼睛闪着泪花，“只要我无愧于国家就行了，其实，出使中国也非我的本意，可我身不由己……”

凯瑟琳什么都不说了，此后一连几天沉默不语，直到马歇尔离开多多纳庄园的那惜别的日子。

……马歇尔的内疚是深刻的，他明白自己忽视了凯瑟琳而无端地伤害了她，他后悔没能把她带到中国来。可是，面对中国这乱纷纷的局面，而他又一直泡在无休无止的谈判之中，即便凯瑟琳能来，她又能得到什么呢？慰藉，欢乐，抑或沮丧、痛苦？恐怕是后者多于前者。马歇尔陷入不可排解的困惑之中，愈是这样愈怀念只身一人生活在多多纳庄园的妻子。唉，战争，可诅咒的战争！它使得多少人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啊！战争原是中国的事，而我，一个美国人竟也裹在里面……

“将军，”门外响起沃伦的声音，“该下楼散步了。”

“啊！”他拉开厚厚的窗帘，时间已是清晨。这一夜他没怎么睡，在美国，这时他可以去骑马或打软式网球，作为晨间锻炼，可在这里不行，没条件，他唯有在院内散步。

空气是清冽的，他活动了一下筋骨，便围着院子转悠起来，不一会儿脸颊泛红，显得精神焕发。